



# 把秘密留在柬埔寨

文并摄 /COUCOU

大年初一，杭州首个直飞柬埔寨的航班为热闹的春节出境市场添了一把火，据称那时候航线还没完全敲定，杭城各家旅行社就已经接到无数咨询和报名电话，春节期间的航班全部爆满。

2月27日，是杭州前往金边的最后一趟包机了，现在有旅行社打出前5名报名只要4300元，加上1250元税，不到6000元就可以成行的广告，要是赶得及的话，你不妨搭上这最后一趟末班车。

从在教科书上知道吴哥窟的存在，到踏上前往那里的路途，过去了漫长的25年，以至于，当我们站在那条被太阳暴晒、尘土飞扬的，通往崩密立的土路的时候，有一刹那，面对丛林中的废墟，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们在七头蛇的引导下，越过已经干涸的被厚厚的荷叶覆盖的护城河向这已经崩塌的寺庙走去，烈日之下，田野寂静无声，密林寂静无声，寺庙寂静无声。

## 崩密立

崩密立是我们到达暹粒后的第一个古迹，我们坐早班机从金边飞暹粒，然后就坐车去了大约49公里外的崩密立。因为去崩密立，才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柬埔寨的乡村，那是和在金边看皇宫逛博物馆和市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安静的田野里有时候会出现一片小小的水面，倒映着云影，开着莲花，唯美到那些简陋的吊脚楼和衣衫褴褛的孩子也成为一景，唯美到车行处处我们都想叫停。

崩密立建于公元12世纪，和吴哥窟（小吴哥）同一时期，是苏利耶跋摩二世修建了它们。进入柬埔寨，从博物馆开始，我们就不得不和这个这个跋摩和那个那个跋摩打交道，他们是吴哥王朝中最伟大的君王。崩密立门票5美金，不包括在吴哥大门票里面，它现在是吴哥最神秘的寺庙，因为它已经完全被弃于荒野。我们眼前的崩密立是密林中残存着围墙的巨大的石堆，每一块石头上都覆盖着绿色的青苔，青苔下是精美的雕刻。2002年法国导演让·阿诺在这里拍摄《虎兄虎弟》的时候修建了些木头的栈道，这成了我们沿着围墙进入寺庙的唯一通道。

这里游客非常稀少。有几个法国青年爬上高高的石头堆，在那里做旅行笔记，我们也想尝试下攀爬，但最终被出现在石头缝里的蛇吓退了。蜘蛛在年代久远的石头窗棂上织着晶亮的网，皮肤黝黑的当地孩童在由树藤形成的天然秋千上迎风站立着朝我们微笑，在每一个长满了青苔的转角，都有一种想坐下来发呆的欲望。

旅游资料上说这里应该还有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图书室，不过我们最终没有发现。导游告

诉我们，这里原来也曾是吴哥王朝的政治中心，但是随着战争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中心转移去了别处，这里被留给了丛林，丛林毫不客气地接收了它，巨大的树根包裹着石头建筑直到把它们挤垮。后来，我们在塔布隆更为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来自丛林的侵略。

## 吴哥王城：巴戎寺和塔布隆

我随身携带着LP(LONELY PLANET)出的柬埔寨旅游中文版的第一版，到了暹粒后，做的最繁琐的一件事情是把书上有关吴哥景点的地图找出来，在每个点上标上中文名字（还要结合旅行社给出我们的行程表，把不同译法的寺庙名称划上等号），然后在每个去过的景点上打勾。巴芳寺、巴戎寺、巴肯山；比粒寺、塔高寺、塔萨寺、塔布隆；东梅奔、西梅本、圣剑寺、班迭哥迪……几天后当我们对这堆石头审美疲劳后，这堆寺庙里去过哪里没去过哪里，如果不是我做了记号，肯定彻底晕菜。

在拿到40美金的吴哥3日券后，我们去的

第一个地方是吴哥王城也就是人们说的大吴哥。吴哥王城的大门有象鼻做装饰，而顶端就是我们早已在图片中熟悉的巨大的菩萨头像，看到后还是非常激动的，马上用手机拍了照用彩信四处发，可惜竟然有人没有收到。城门口两侧有巨大的神像和恶魔雕像各一排，好象是神和魔争夺长生不老丹，相同内容在吴哥窟有著名的浅浮雕——搅动牛奶海，当然最后是神获得了胜利。

吴哥的皇宫，就只有遗址了，一片草地，空心树在疯狂地生长，就是这种树在和人类争夺文化遗产。草草看了遗址，我们就去了巴戎寺。LP在提到这座寺庙时说：“即使是与同时期的建筑珍品进行比较，巴戎寺也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精品，它是柬埔寨传奇君主阇耶跋摩七世的创作才华和自我膨胀的典型体现。”没错，又一个跋摩，他建造了这个有着巨大头像的塔式寺庙。这些头像看上去是那么地一样，但实际上它们又绝对不会一样，因为有一个头像，它是按照阇耶跋摩七世的面容来建造的，它的嘴角上扬，带着温柔的微笑。这个名为“高棉的微笑”